

王度庐武俠言情小說集

在文壇與讀者建立深厚情誼
入選國家級文學獎項
dosty
入選國家級文學獎項



雍正与年羹尧·宝刀飞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

雍正与年羹尧·宝刀飞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雍正与年羹尧; 宝刀飞/王度庐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3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

ISBN 7 - 5014 - 2413 - 6

I. ①雍…②宝…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902 号

雍正与年羹尧 宝刀飞

王度庐 著

责任编辑: 谢庆利

封面设计: 章 雪

版式设计: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张: 13.625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4000 册

ISBN7 - 5014 - 2413 - 6 / I · 999

定 价: 2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出版前言

王度庐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武侠言情小说家，他从三十年代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很受当时读者欢迎。他先后创作了20余部作品，其中，武侠言情小说居多，并最能代表他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

八十年代以来，港台武侠小说冲击大陆，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寻根探源。透过“武侠小说热”这一文化消费的表征，一些学者却发现了港台武侠小说的师承渊源在大陆。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的文化精神和创作方法都对港台武侠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著名学者叶洪生先生批校、出版了《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其中收入了王度庐先生的7部作品）。大陆学者张赣生等人着手于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的梳理工作，王度庐被列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通俗小说家。徐斯年等有关学者在着手对通俗小说家作品的整理、发掘和研究，将寻找王度庐及其失散的作品列为重点工作。一些高校的有关学科还把王度庐的作品列为研究内容。王度庐先生先后被写入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一些专家称他为“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十大家’之一，北派‘四大家’之一”。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海洗，重读王度庐先生的作品，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其艺术魅力。他的武侠言情小说旨在发现以“侠”、“义”为道德准则的市民文化精神，其中的一些作品还清晰地反映出侠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

所呈现的特征：“侠”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走入了民间，其中带有“反英雄”倾向的“侠”、“义”形象浓缩着市民社会的理想和市民阶层的人格追求。王度庐在武侠小说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创造了武侠与言情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叙事结构形态。他的一些社会言情小说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些作品中金钱、地位与爱情时常构成冲突模式，其中的正面人物将婚姻或爱情视为超世俗性或超某些功利性的追求，从中可以谛听到那一时代个性解放的心灵呼唤。这种具有现代形态的爱情冲突及其蕴含的文化情绪，反映出王度庐先生将新文学的精神吸收、融化到通俗小说中所作的努力。

为更好地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出版王度庐先生武侠言情小说集。此次出版，我们收集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以结成文集的形式，系统地出版王度庐先生的作品，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的出版，得到了王度庐先生的夫人李丹荃先生及其子女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在此深表谢意。顺便说明的是：《春秋戟》的最后三章为李丹荃先生所续，《灵魂之锁》也由李丹荃先生作了些文字上的整理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保持原作原貌，除个别句、字、标点外，其他未作变动。由于编辑水平和时间有限，疏漏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张赣生

我第一次读度庐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刚上中学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为《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写序。

度庐先生是民国通俗小说史上的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以武侠为主，兼及社会、言情，一生著作等身。最为人乐道的，自然首推以《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构成的系列言情武侠巨著，但他的一些篇幅较小的武侠小说，如《绣带银镖》、《洛阳豪客》、《紫电青霜》等，也各具诱人的艺术魅力，较之“鹤——铁”五部并不逊色。

度庐先生以描写武侠的爱情悲剧见长。在他之前，武侠小说中涉及婚姻恋爱问题的并不少见，但或做为局部的点缀，或思想陈腐、格调低下，或武侠与爱情两相游离缺少内在联系，均未能做到侠与情浑然一体的境地。度庐先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了侠情小说的完善形态，他写的武侠不是对武术与侠义的表面描绘，而是使武侠精神化为人物的血液和灵魂；他写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一般的两情相悦恶人作梗的俗套，而是从人物的性格中挖掘出深刻的根源，往往是由于长期受武德与侠道熏陶的结果。这种在复杂的背景下，由性格导致的自我毁灭式的武侠爱情悲剧，十分感人。其中包含着作者饱经忧患、洞达世情的深刻人生体验，若真若梦的刀光剑影、爱恨缠绵中，自有天道、人道在，常使人掩卷

深思，品味不尽。

度庐先生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作家，这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中表现得格外鲜明。《风尘四杰》、《香山侠女》中天桥艺人的血泪生活，《落絮飘香》、《灵魂之锁》中纯真少女的落入陷阱，都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度庐先生自幼生活在北京，熟知当地风土民情，常常在小说中对古都风光作动情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更别具一种情趣。

度庐先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他内心深处所尊崇的实际上是新文艺小说，因而他本人或许更重视较贴近新文艺风格的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创作。但从中国文学史的全局来看，他的武侠言情小说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水平，而且对后起的港台武侠小说有极深远影响的，是他创造了武侠言情小说的完善形态，在这方面，他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无例外地排斥通俗小说，这种偏见不应再继续下去，现在是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了。

寻找王度庐老师

——代序

徐 斯 年

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是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的父亲，没给我们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武侠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故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海内外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对王老师评价极高，称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言情武侠小说的完善形态”，“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当时除台湾学者叶洪生对王老师的侠情小说有较详细的评介外，未见他人作过更系统的研究。王老师的言情武侠小说代表作是“鹤铁系列”五部作：《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

这五部作品写了四代侠士侠女的爱情故事。与过去的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王老师笔下的这些侠者既是英雄，又不太像英雄，我觉

得王老师有意不肯赋予他们包打天下、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无上功能。他们的行动集中于一个目的——为捍卫自己爱的权利而斗争，而爱的责任又常常令他们困惑，因为他们为所爱者所做的一切、甚至牺牲，往往并不能给对方带来幸福。他们的爱情悲剧固然是外部因素如封建势力、封建礼教造成的，但又并非完全如此，作为武艺高强、足智多谋的侠者，他们对外部势力的斗争一般能够取得胜利，然而一旦面对自己性格、心理方面的弱点（包括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他们却难免“吃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敌人正是自己。就作品深度而言，王老师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把外部斗争引入了他们的心灵深处。这种悲剧，正是典型的“性格悲剧”。

在悲剧作品里，悲剧精神总是爆发于“极限情境”；而在王老师的作品里，悲剧精神却常常弥漫于“极限情境”之外；那些侠士侠女在战胜外敌之时，往往横刀四顾，茫然若失，或者，当他们退隐江湖之际，平静的外表之下却埋藏着无限悲凉。王老师在三四十年代确实读过不止一部弗洛伊德和厨川白村的作品。这又使我感到，王老师虽然写的是传统形式的武侠小说，但他与大部分通俗小说作家完全不同，思想一点不旧，他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而且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并且几乎不露痕迹地化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这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王老师还写过许多社会言情小说。我想，研读这些社会言情小说，一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李老师告诉我，王老师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写于青岛，她已多年未回青岛，很想去一次。于是，我决定带五名研究生前往青岛查阅原始资料，并在那里和李老师相会。

五月的青岛气候宜人，风光秀美。我们无暇领略海滨景色，一头钻进市档案馆，查阅1938年至1949年以《青岛新民报》为主的有

关报章，时间紧迫，旧报虽残缺不全，数量仍极庞大。于是决定每人负责一个时段，通检每天的报纸，重点阅读所载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回校后以讲故事“接龙”的方式录成音带，再据录音整理出每部小说的情节内容。

档案馆不对外办公时，我们就访问李老师和其他知情人。李老师向我们介绍了王老师孤苦而坎坷的一生经历（详见拙著《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第127至130页）。当她谈到王老师很喜欢纳兰性德的《饮水词》时，我仿佛又发现了一条接近王老师情感世界的捷径。纳兰性德虽为清初满族贵要（王老师则出身于贫困旗人家庭），他的词却以哀怨骚屑著称，其边塞词则于金戈铁马中弥漫着苍凉清怨的情调。这也正是贯穿于王老师侠情小说的情感色调。三十年代，王老师颠沛流离于晋豫陕甘，贫困的生活、孤傲的性格、内向的心态，与苍茫的黄土高原景色交相融汇，强化了他自幼即已形成的纳兰性德式的审美情趣。

我们在青岛收集到王老师六部社会言情小说的资料（后来李老师还寄来几种复印件，我又在天津一家区级图书馆发现了几种），这些作品多写现代青年的爱情悲剧。在通俗文学史上，早期言情小说所表现的是伦理悲剧即“父与子”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而在王老师的社会言情小说里，这一冲突就退居次要地位，他所着力展示的是“物”与“人”的冲突所酿成的悲剧，也就是金钱对人性 and 爱情的摧残、腐蚀。他的这些作品不仅在通俗文学史上标志着言情小说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是认同的。

获得上述基本认识后，我对王老师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中国现代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有所不同，它基本遵循的是由古代“说话”而形成的中国小说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则基本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之后，曾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

学。它在批判“鸳鸯蝴蝶派”思想之陈腐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国的小说传统及其现实的生命力，这反映着五四运动偏激的一面。尽管从三十年代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开始，新文学阵营的有识之士对本国艺术传统和通俗文学的看法有了转变，但对“鸳鸯蝴蝶派”的总体否定却延续到解放之后。

另一方面又应看到，中国现代的通俗文学确实存在着如何适应时代变迁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失去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但泥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些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觉地吸收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营养，自觉地以此推动中国小说传统的变化。这样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总共不过五六位，王老师即为其中之一；正如四十年代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他们的“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至此，我觉得初步找到了王老师的“文心”。

李丹荃老师告诉我群众出版社决定出版王老师的作品系列，让我写篇序。序也何敢？以上心得则是真实的。

目 录

雍正与年羹尧

- 第 一 章 雍和宫跳神谈往事
· 3 · 博物院访古引疑思
- 第 二 章 斗角勾心诸王竞位
· 11 · 疏星澹月一侠飞来
- 第 三 章 拥慧折节贝勒求贤
· 20 · 倚剑登堂奇侠尚义
- 第 四 章 匣开匕现贝勒魂惊
· 29 · 蛇凌马奔江湖尘起
- 第 五 章 斗飞锤英雄施身手
· 39 · 憩小镇父女奏琴歌
- 第 六 章 显奇能展臂出竹镖
· 48 · 撞彩与扬鞭来古刹
- 第 七 章 深宵古寺妇人何之
· 60 · 小室灯窗英豪骤访
- 第 八 章 假客商屈躬会三杰
· 71 · 真侠士抵掌论群英

- 第九章 蝴蝶儿逃婚趋僧舍
·79· 勇王子结客访侠踪
- 第十章 访旧友联轸走光州
·89· 换新妆一笑夸倾国
- 第十一章 痴女子客中倾错爱
·98· 猛侠士庭院战长枪
- 第十二章 侠少年风尘矜英俊
·110· 美女子湖畔恨相思
- 第十三章 深湖暗月豪杰对刀
·119· 暴雨狂风桃花逐水
- 第十四章 长湖万顷力劫追舟
·129· 薄命千劫终归落溷
- 第十五章 甘凤池卖艺夫子庙
·142· 蝴蝶儿初会年羹尧
- 第十六章 结新婚美人舒巨眼
·154· 述往事老儒授奇才

- 第十七章 银灯耀耀艳妓谈奇
·165· 大江茫茫豪僧劫妇
- 第十八章 了因僧猖狂违戒律
·177· 聚英楼龙虎起风云
- 第十九章 小常随良缘婚侠女
·193· 莫愁湖暮雨访群雄
- 第二十章 暴雨惊雷一现蝴蝶
·206· 江波夜雾遁走蛟龙
- 第二十一章 寻仇救艳众侠长征
·216· 射弩扬弓双舟遇盗
- 第二十二章 枫叶镇偶逢钗裙侠
·227· 仙霞岭寻斗了因僧
- 第二十三章 雾满悬崖群侠展技
·238· 誓盟折箭众虎腾欢
- 第二十四章 运机谋拥允贞登基
·255· 从简略述夔尧尽命

- 第二十五章 小常随义烈死深宫
·268· 雍正帝杯弓惊长夜
- 第二十六章 报前恩荒村添绮话
·280· 偿宿怨雪夜泣分离

宝 刀 飞

- 第 一 章 运粮河飘泊双雏凤
· 289 ·
- 第 二 章 清江浦侠士出头
· 297 ·
- 第 三 章 骆马湖黄昏刀光起
· 304 ·
- 第 四 章 铺衬市里隐侠踪
· 316 ·
- 第 五 章 牡丹——“二丫头”
· 324 ·
- 第 六 章 力斗群雄突惊失脚
· 333 ·
- 第 七 章 初入朱门探宝刀
· 341 ·
- 第 八 章 醉眼神狮把酒话宫闱
· 351 ·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九章 青衣小帽隐豪雄

·361·

第十章 牡丹的泪

·371·

第十一章 纵酒征歌神狮狂语

·380·

第十二章 施诡计雨夜赚娇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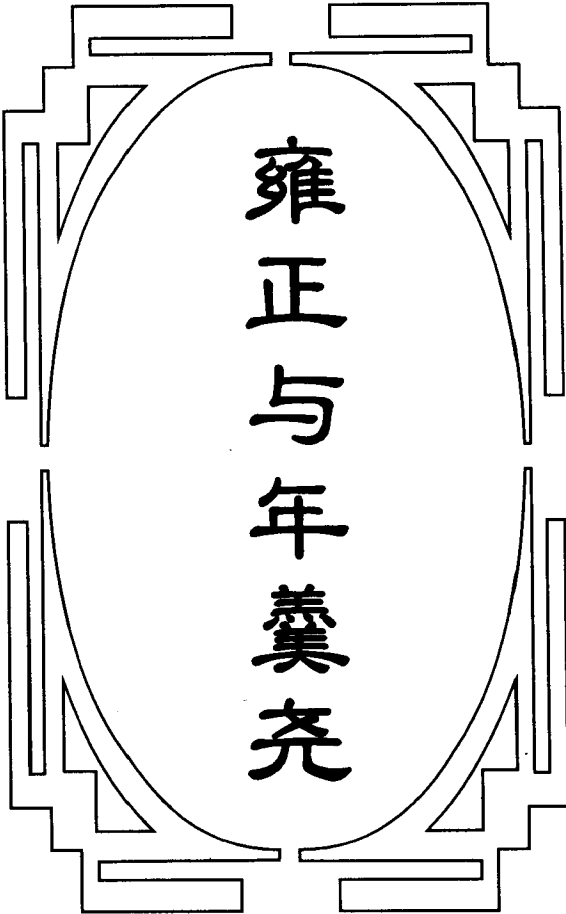
·389·

第十三章 宝刀飞起

·397·

第十四章 拔刀催马别都城

·407·



雍正与年羹尧

第
一
章

博物院 訪古 引疑 思	雍和宮 跳神 談注 事
----------------------	----------------------

一想起了北平，我就先想起雍和宮打鬼，告诉您，那才是一个最热闹而且神秘的场面呢！雍和宮是在北平城内东北角，是一座最大的喇嘛寺，喇嘛您没瞧见过吗？那就是西藏和蒙古、青海等地的和尚，据说是属佛教的“密宗”，早先以红教为最盛，僧徒都身着红衣，后来有一位先知者宗喀巴大禅师，鉴于红教的腐败，而加以改革，使僧徒完全改穿黄衣，这即是所谓的“黄教”，其传布得极广，信徒极多，至今在青藏、蒙古等地，不但最得人民的信仰，而且握有政治的大权。称为喇嘛，即是“最胜天上”之意，原是一种美称。喇嘛普通都着黄衣、马褂、长袍、帽子，都是黄缎子的，在北平时常都可以

看見；北平的喇嘛寺也很多，全都建築得莊嚴壯麗，廟款充足，而其中最大最富麗堂皇的，即是著名的“雍和宮”。

雍和宮每年新正月，便要打鬼，打鬼是個俗稱，正應當叫作跳神。據說是為驅邪祈福之用的。那可真是個偉大的場面，北平的居民，男、婦、老、幼要到了正月，不去看看打鬼，可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民國十年（1921年）的時候，我在北平就看見一次打鬼，同去者是我表兄，他是老北京呀！他帶着我到了那廟門前的時候，我就驚訝這座廟的偉大，簡直是皇宮，簡直比我故鄉那座縣城，大得不止兩倍，這裡有紅色的高牆、巍峨的飾金大門、無數的偉大殿宇，都是用紅黃發亮的琉璃瓦蓋成。高高的旗竿，仰着脸看，真不知有多少丈；漢白玉的石階，走半天也沒有走完。這一天，廟門前來了許多賣玩藝兒的，賣吃食的，十分擁擠。大門，簡直擠不進去，人擠着人，人擁着人，你要是腳輕一點，能夠把你高高地舉起來；但你要頭重一點，那可危險，倒下了便不會再爬起來，而必定死於亂足之下，我被人幾乎要擠扁了，我嚷嚷着說：“哎呀！別擠！我可受不了……”

但是，這時候有誰理我呀？我看看我的四周；除了我的表兄在前邊了，他是會武術的，身體好，有氣力，仗着他給我開路，但我也不同意去太擠別人，因為我的兩旁有好幾個，都是擦胭脂抹粉的大姑娘，小媳婦，還有老太太們。北平的女性都是十分的勇武，賽過男子，老太太也都身體強健，這樣擠着，他們沒有一個像我這樣喊呀的。結果，我倒是到了旗竿座兒了，我的表兄就將我一抱，像舉小孩一般把我放在這石頭的高高的旗竿座兒上了，我倒算是有了好地方了，可是我也下不來了。

我在旗竿座兒上，一點也沒擠着，因為這等於是個特別包廂，爬上來的人當然不少。我的下面及我眼睛所能看見的地

方，全都是万头攒动的人。我倒不害怕跌下去，跌下去也只能落在别人的头上，而不会摔坏了的；可是我没法子上厕所了。我站了有一个多钟头，两腿都发痛了，这才听见远处传来了一种雄浑的乐器之声，十分恐怖。人都乱起来，嚷嚷着说：“来啦！……打鬼的来啦……”

我的两眼都直啦，我看见打鬼的仪式，是渐渐由里面向外走出，我看见无数的喇嘛，听见了那像海潮翻涌着的声音一样地诵经、念咒。我看见了生平没有过的伟大的乐器，那是一种三丈多长的大铜喇叭，前面专有一个人给抬着，后面专有一个人管吹，吹起来是：“哼！嗡！哼！”，真如狮吼虎啸一般。其次是牛皮大鼓，这个鼓大得像一个圆桌面，有把子，一个人专管扛着，后面跟着一位全身黄缎的喇嘛，持着一根长而弯的大鼓捶，是专管击鼓。这样的喇嘛和大鼓就有四五对，吹起来震天震地地响，“哼！嗡！”鼓声重而迟：“咚！咚！”“哼！咚！嗡！咚！哼！嗡！……”再配上吹着巨大的海螺，“呜喇呜喇”地响，还有吹着一个兽骨做成的喇叭的，音调是越发凄厉。这时，主要的打鬼的人就奔来了，都戴着面具，一个是纯黑，黑衣，鬼怪形的黑面具；另一个是纯白的，也是鬼怪形的面具，两个人都挥动着极长的皮鞭，“叭！叭！”驱逐开了闲人。另有一个戴着牛形面具的，和一个鹿形面具的，这四个就是最重要的角色，都是年轻的喇嘛，经过长期练习而始扮演的，都很熟练地随着那鼓声的节奏，往来跳跃，舞蹈。他们的目标是在我面前抬来的一个彩扎的亭子，亭子的里面供着一个怪样子的面做的人形，他们都围绕着这面人跳舞，其余的喇嘛也都围着面人念咒，那“哼！嗡！咚咚！呜喇呜喇……”的神秘而恐怖的乐声，也都似是向着这面人吹奏着，他们似乎是把个面人恨极了，而其结果，则由那个饰鹿的，用那七岔八岔的长而尖锐的鹿角，随跳着随将这个面人，豁得拆得七零八落，好像是凌迟

处死；直等到把那个面人用犄角拆得什么也没有了，这一场仪式才算告终，观众们也都满意地散去，原来这就叫“打鬼”、“跳神”。

我看过了之后，永远没忘。那天归来，我曾问我的表兄说：“他们所拆的那个面人，当然就是鬼魔的偶像了？”但我的表兄却摇头说：“不”。

我的表兄是一个多能的人，他不但擅长武术，每天早晨要到社稷坛，那时叫“中央公园”。里面的空气清新，地面宽大，他去打太极拳，运动身体，然后才去上班，他是个专门的理化技术人才；晚间回到家里，饭后寝前，又常为儿女们讲说故事，他知道历史故事、宫庭秘闻、名人遗事是最多的。常常使人听之忘倦。

当下他说：“那个面人，不是什么魔王、鬼怪。他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位名人，那位名人，在前清雍正二年，率兵征服现今的青海，杀过几个活佛。活佛就是喇嘛寺的方丈，想必是反抗过清庭的。因为被清兵所杀，所以至今各喇嘛僧便将那时的清兵统帅，——那位名人，恨之入骨，永远不忘，制成面人，用牛角凌迟，以表泄忿，直流传到今日。那位名人是谁呢？就是年羹尧，清代有名的大将军。”

我听得入神了，然而我的表兄又不给我细谈了，后来他说是：“过几天，我们再到雍和宫去看看。”

过了几天，是一个星期日，他果然履行他的诺言，带着我又到了雍和宫。这个喇嘛寺，在不打鬼的时候，是非常清静的，只有三个五个旅行家，还有西洋人，来这里参观。许多的院落和殿堂里，我们都看过了，使我更惊讶这座庙的伟大，我们由喇嘛僧带领着，看见了“欢喜佛，”这原来是没有神秘，我的表兄说：“欢喜佛，即是佛经上所说的‘欢喜天’，其实这在佛经上是有根据的，不过它的形状，在一般世俗的眼中

看来，是有点近于猥亵。”我点点头，我倒也并不觉着怎样神秘，我只是看着那塔像太为狰狞可怕。我们又到了这雍和宫里的一座关帝庙，这里的关羽的泥像，与外边的没有什么不同。但那赤马的缰绳、辔头，据说都是人皮所制成的，我听了，简直连看也不敢细看。这可真叫我感觉到不但神秘，而且有点恐怖。走出庙的时候我的表兄才对我说：“这座庙，在二百年前，康熙年间，原是四皇子贞贝勒的府，那贞贝勒为人极为残忍，当年年羹尧帮助他，杀害了与他竞争帝位的诸王，他才作了皇帝，即是所谓雍正帝。他的故宅，改为喇嘛寺，即是现在的雍和宫。”

“怪不得呢！”我回答着。我身上打着哆嗦，想着二百年前帝王的残暴，真令人不禁胆寒。

我听我的表兄，又提起年羹尧来的，我就想想怎么年大将军年羹尧，还帮助过雍正帝，杀戮诸王，夺取过帝位吗？我表兄又因为忙着回去办理别的事情，所以当时没得功夫跟我细说这些掌故，这本来是不要紧的，因为谁能够没事老说故事呢；后来我就离开了北平，又到别处去上学，一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才又到了北平。那时是夏天，自然也不能再到雍和宫去看打鬼，我跟我的表兄，只参观了一次“故宫博物院。”

故宫即是清宫，以前叫做“紫禁城”，四面高高的朱红色的城垣，围以御河，伟大的壮丽的门标，里面是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俗称为三大殿这就所谓“金銮殿”，建筑得全都庄严华丽，里边都有皇上的宝座，汉白玉的丹墀，一层一层的巍然重叠，令人想见当年帝王的奢侈，豪华。此外还有乾清宫是皇帝处理平常事情的办公处所，坤宁宫，是太后、皇后住的地方，更有这个宫，那个宫，都是妃嫔居住之所，实在不止三宫六院，这就是帝王的家，当年除了内监，或是奉旨召见的贵

戚，誰能夠到這地方來？可是現在，任人遊覽了。

故宮里因為面積太廣，處所甚多，陳設的東西又很不少，因此故宮博物院的主持人，把它分為幾個區域，買一張票，只能遊覽一個區域，全遊覽了，大概得買五六張票，票價也很昂貴的。不過我們這一回，卻是因為我的表兄在裡頭認識幾個熟人，他討來了一種特別的票，只要是憑票進了大門，就可以橫行無阻，幾個區域，各殿各宮，可以在一天之內完全遊畢。我們這天只能說是“遊”了，連“遊覽”都够不上，簡直是走馬看花，我只記得許多大幅的古畫，有什麼“郎士寧”畫的馬，有許多翡翠雕刻的“如意”，很大又很多。還有各種的古玩，我想着大概能值不少錢。又有鐘室，室內陳列着數百種各式各樣，制做得極為精巧，而且會自動的發出許多玩藝兒的時鐘，所說這都是歷代西洋各國，遣使進貢來的。現在連西洋也不再做這種麻煩的鐘了。我們又看見了戲台，實在比戲院的台，建築得考究，參觀過了西太后的臥房，房子的確不小，光線可太低暗，室中的陳設也不如想像中的豪華。在一個宮門旁，還見幾條中間灌着鉛錫的竹杖，聽說以前的宮人，若是有了過失，便是這種杖給打死的，這几根竹竿下真有过不少件凄慘可怕的事情；我們還看見了珍妃井，這就是庚子年間，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與光緒帝倉促而逃，臨逃時，西太后命人將光緒帝最寵愛的珍妃，推落於井中淹死，所謂“宮井不波風露冷，哀蟬落葉夜招魂。”帝制時代，一切都是慘酷的，當時貴妃，落此結果，真是可嘆。

我的表兄實在是一個博學的人，差不多遊到一個處所，他就能夠為我們講述關於這個處所的宮庭秘史，他能夠活繪出來當時的情形，仿佛他曾身歷目睹似的，有這麼一個導遊的人，可真不錯。不過，我也知道，他的這些材料，都是由“稗史”上看來的，也有是聽北京的老頭兒、老太太信口開河，有枝添

叶，零零碎碎说的，他就都记在脑子里了，只要一遇机会，就要显示他的博学多闻。

然而我觉着都很有趣，我听迷了，临出宫的时候，他又问我：“你都看见了！皇帝的座位，太后的床，贵妃葬身的井，你都看见了你可看出来这些宫中，有什么可疑之点？”

我说：“可疑之点？这还有什么可疑之点？”他说：“你可注意到，这各宫中，一切设备齐全，可见当年帝后生活之奢侈，可是你知道他们在哪拉屎吗？你看见宫里的茅房了吗？”我想了想觉得这确是一个可疑之点，宫中确实没有厕所，当年皇帝和后妃大小便的地方，实在成问题，我就说：“他们一定是坐马桶了？”

我表兄点点头，又问我说：“清朝的帝王后妃全是北方人为什么他们不命人盖几间华丽的厕所，挖几个茅坑——也做得起。可为什么偏要采用南方的习俗，坐马桶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故？”

我摇头说：“这可真难死我了，早先的皇帝后妃不蹲茅坑，我那里晓得他们是为什么？”我的表兄却得意的说：“我告诉你吧！这是因为清朝有一代皇帝，他的身死不明，传说他是被人杀死在茅房里，死在茅坑边，所以从那一次起以后宫里全不用厕所，改为寝宫里坐马桶。”我觉着这真是奇闻，然而，我刚才游过的各宫院，实在没有一个茅房，实在有点可疑，这没法子否认我表兄所说的传说了，但是，我就说：“谁敢杀死皇上呀？”我表兄说：“外边飞来的女侠，为报祖父剖棺戮尸之仇”。我觉得这话有点靠不住！表兄说：“这件疑案直接间接地与年羹尧年大将军有关。”

我说：“怪！年羹尧，不就是雍和宫打鬼的那个面人吗？”我表兄点点头，又说：“这些事都是传闻，在当时，即有此秘密的传闻，蒲松龄生在那时候作《聊斋志异》，书中《侠女》

一篇，即影射此事。”我听得呆了。我们出了故宫博物院，往家中走去，一路上，表兄就对我大谈特谈，什么“血滴子”、“阿其那”、“塞思黑”种种的古怪名称、离奇的事，惟其中虽然恐怖离奇，却也连带有不少慷慨、壮烈、义侠、仁孝之事，兼有儿女的柔情，离，合，悲，欢。当日归家后，我就把它草草的记下来。于今，事隔廿年，表兄已经故去，旧时所记之稿犹存，把它重加整理，演为小说，以易柴米。至于所记或有与前人笔记，父老传说，稍有出入之处，则悉不详为之考证，且作“姑妄言之姑听之”而已。“血滴子”及雍正剑侠的故事，闻以前有人作过小说，且演过戏剧，我也都没看过，只是各作各的，并不相干，所说的只是这一段不见于正史的“掌故”——闲言叙过，以下即入正文。

第 二 章

疏星澹月一侠飞来	斗角勾心诸王竞位
----------	----------

中国的宗法，向以长子为最尊贵，尤其是当皇帝的，在他自己还没有死的时候，便必须“立储”。所谓立“储”，就是储蓄下一个皇帝的意思，将来的帝位由他继承，名之曰“东宫太子”，这必须是长子。长子若是没有等到即位就死了，应当立长孙，是决没有别人（诸王）的份儿的。因此历代的宫廷之中，就发生过不少的篡夺之事。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杀死建成和元吉；宋太祖赵匡胤为其弟赵匡义（宋太宗）所杀，旧剧演的那出“贺后骂殿”便是这件故事；明太祖把位传给了太孙建文帝，但是被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棣夺去了江山，称为明太祖；所以，这样的宫廷惨变，在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尤其是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到了清朝康熙晚年，这种乱子闹得更是厉害；同时，立长子为储的办法，也于此告终，继康熙为帝的雍正帝，本是皇四太子。雍正以后，为避免诸王为帝位而争夺，便改变办法，决不立储，而于老皇帝未死之前，先亲手于储子之中，不论次序之长幼，凭己意而选出一个好的，秘不告人（连第二个人也不该知道），由老皇帝亲笔写一人名于黄绫上，封在金盒子里，用金锁坚牢地锁好，然后再用黄绫包裹，命人藏在金銮殿那“正大光明”的匾额的后边，无论何人皆不能动，直到老皇帝晏驾之后，才在太后、皇后、诸王、诸大臣亲眼观看之下，恭谨地取下来那支金盒，打开，看那支黄绫上写的是谁的名字（反正都是皇子）就拥谁即位。这个办法就像猜迷似的，然而确实因此免去了不少帝皇之争的纠纷。

清圣祖康熙皇帝坐了六十一年江山，历代的皇帝没有比他任期再长的了。在漫长的数十年之间，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给他生了很多的儿子，他一一的给起了名字，名字第一个字全都是“允”字，亦即“胤”字。“允”、“胤”二字本来可以通用，“书经”上有“胤征”一篇，亦可写为“允征”。因为“胤”字写起来太麻烦，没有“允”字省事，同时又因为宋朝的那开国皇帝，使着一根杆棒，打天下的宋太祖，名字就叫做赵匡胤，而清代清世宗，亦即本书的主人翁雍正皇帝，他的名字原来是叫“胤禛”。早先，皇上的名字是不准别人写的，即使必须写时，也得故意缺一笔，所以宋版书上，和清朝人写的文章，遇见“胤”字时，都得把最后的一笔不写，而成为“胤”，这岂不是个怪字吗？及至清末以及民初，写“胤禛”时，都写为“允禛”，大概是为写着省事。本来在帝制的时期，皇上的名字那还了得？他为与别人不同，故要用怪字，或笔画众多而难写的字，尤其康熙皇帝给他那许多儿子起的名字，头一个字是“胤”，笔划多，第二个字却怪，例如“胤禔”

“胤禩”，总而言之，第二个字都是“示”字旁，多半都在字典里查不到，铅字架上更没有，非得另刻不可，那有多么麻烦呀。那些字根本就是康熙老头儿自造的，或许他命人编的《康熙字典》里才有。现在我不是在写历史，却是在作小说，是要写出来一部比“赵匡胤打枣儿”那出戏，更热闹而有趣的小说，要描绘出来一位比宋太祖更为武艺超群，更曾遨游过江湖，结交过侠客的雍正皇帝，就不必很费事的写他本来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必须简单而又醒目，所以，本书把“胤禩”二字，一律写为“允贞”，这倒不是避讳。尤其他第二个字那“示”字旁必须取消的，不然他的那些哥哥兄弟，（当时的那些诸王）例如：允是、允乃、允异、允唐、允我、允题、允葡……（第二个字都须加“示”字旁），写倒可以写，手民（旧时称排字工人为手民）却得拿铅块另刻，那实在麻烦。这几句话必须先交代清楚，以免有史学家来吹毛求疵，现在再言归正传：单说康熙帝的这些儿子，以“允是”的年龄最长，但他是庶出。按照“宗法”说，他就失却了被立为“太子”的资格。二儿子名叫“允乃”倒是正宫娘娘所出，于是就把二儿子立为太子了，可是这允乃，性情坏得很，他还没有当了皇帝就已经荒淫无道。并且他等不及了，他要学那杀父自立的隋炀帝。康熙老皇爷一看不好，这还了得？当时勃然大怒，说他这个儿子有了神经病，立时将允乃的太子名义取消，而在紫禁城内囚禁起来，改称为“理密亲王”。由此，太子的位就又空起了，其余的各儿子就纷纷起了念头，都要得到那未来的帝位。

诸王中以允异为最有才干，他的异母之兄允是，曾经向康熙帝跟前推荐过他。可是老头不愿意，因他生平最不喜欢允异。这时并有人说，太子允乃之所以成为了神经病，就是允异在暗中命人作魔法给“魔”出来的，所以允异虽有才，且有野心，可是作不了太子。别人更不行，康熙老头儿全都看不上